

浓浓上海闲话 唯有新民晚报

文 / 上海珍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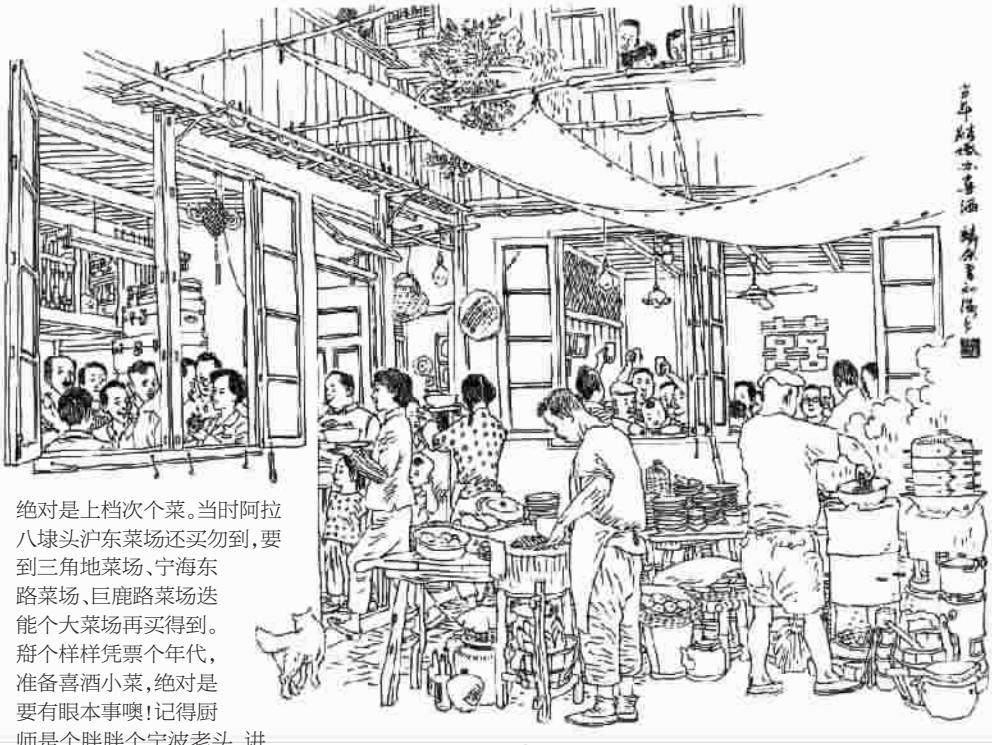
1975 年我从农场上调回上海辰光正好 25 岁，垃拉当时已经算是大龄女青年了。我爸爸托人搭我介绍了对象。谈了一年多个恋爱，外滩情人墙也去过了。乃末阿拉商量定于 1976 年国庆节，辣海阿拉屋里向举办弄堂婚礼。

因为男方亲眷少，喜酒辣辣阿拉屋里向操办。乃末请厨师、拟菜单、邀亲朋好友是阿拉爷娘包办了。不过好事多磨，婚年正好碰着毛主席逝世，追悼会既没开个前头，啥人也不敢办喜事，乃末婚期改辣毛主席追悼会后个 1976 年 10 月 28 日。我记得老清爽，婚日大雨落得一天世界，爸爸讲迭个叫“有财有势(水)”。我搭男方屋里就差两站路。要显示女家对嫁女个重视，爸爸一定要男方开轿车来接我。我婚日着双新皮鞋，是淌水走进轿车个。我着个是特特为从南京路“朋街”买来个套装，上身是全毛西装领两用衫，下身西装裤。店家衣裳做工好，样板也好！男方着个是蓝卡中山装，下身是深蓝华达呢西裤。因为双方屋里离得忒近，车子一发动就能到，乃末只好硬劲过形式，伊带牢我绕牢八埭头四周兜一圈再到伊拉屋里。拜了婆婆吃了红枣桂圆汤，轿车再开回到阿拉屋里。当时迭能兜一圈，车费也只有 2 元 5 角。

雨终于垃拉夜快头停了，迭个辰光阿拉整条小弄堂邪气闹猛，因为屋里地方小，大菜师傅基本浪拿厨房摆辣弄堂里了。弄堂个一只角搭起了雨棚，支起了大镬子，点起了 100 支光个灯泡，大木脚桶里济浸个汰好个物事，鱼肉鸡鸭脩是邻舍帮忙个，隔壁邻舍还拿钢种镬子铁锅子碗盆筷勺圆桌凳子统统借拨阿拉，忙得厨师一面勿停个斩啊杀啊切啊！一边吆喝大家拿盆来拿碗来。菜是准备了好几天，只记得青鱼养辣八仙桌台底下，鸡鸭乡下带来好几只。大镬子里飘着诱人个香味，走油蹄膀鸡鸭辣辣里向勿停个笃。左右隔壁邻居家脩摆好了一两桌圆台面，桌子浪摆了光明啤酒、七宝大曲跟黄酒，牡丹、大前门香烟。碗搭筷也整齐摆好，只等喜酒开始！人情世态辣辣弄堂迭个地方是再生动也既没了。邻舍之间勿分你我，脩成了一家门。我个爷娘只晓得勿停个忙，对伊拉来讲，是悲喜交加。养了二十来年个囡儿终于长大成家了，勿舍得呀。喜

酒开始，先十只冷盘上场，然后一道道热菜陆续上桌，最后是四大菜全部上来，十冷盆六热炒两美点，一共 6 桌。气氛达到高潮，既没了先前个客套跟拘束，大声猜拳喝酒，碰杯豪饮。新娘敬酒点烟，是高峰辰光。

迭能闹猛个气氛现在再也勿会有了，老早弄堂旧貌，只好凭记忆跟记载回忆。我还保留了当时喜酒菜单，平均每桌成本 28 元。来吃喜酒个人送礼有送 8 元有送 6 元，记得我哥哥迭得顶多，是 20 元。菜单浪炒猪肝猪心脩是上台面个菜，油里炸个面包土司(好像沾上肉糜酱再炸)也算是热菜，当时如果辣饭店里办喜酒好像搭迭个价钿也差勿多吧。自家烧量大，比如炒鳝丝，每桌足足一斤。珍珍喜酒上个“炒鳝丝”，要晓得埃个辰光菜场里几乎买勿到鳝丝，



绝对是上档次个菜。当时阿拉八埭头沪东菜场还买勿到，要到三角地菜场、宁海东路菜场、巨鹿路菜场迭能个大菜场再买得到。婚个样样凭票个年代，准备喜酒小菜，绝对是要有眼本事噢！记得厨师是个胖胖个宁波老头，讲话声音吡吡响。酒办好后还要送厨师香烟、老酒、鸡鸭吃啥。想想自家个恋爱与婚姻，既没爱得死去活来，也既没吵得勿可开交，就迭能平平淡淡一道走过来，共同经历了艰辛搭磨难，感受了幸福告快乐，现在阿拉做爷爷奶奶了，难道还勿够“爱”哦？

弄堂茄山河

弄堂大厨
弄堂婚宴

迭能闹猛个气氛现在再也勿会有了，老早弄堂旧貌，只好凭记忆跟记载回忆。

麟康/画

垃拉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，大家还勿是老富裕，每逢春节、五一、十一等佳节，小青年结婚，勿少人欢喜拿喜宴摆拉自家屋里向办。作为大厨个我，有幸经历过婚个年代，更有幸个是因为工作垃拉淮海中路浪个知名饭店，乃末一到春节，请阿拉上门“烧喜酒”个人，真个是“木咭咭”。记得当时一般婚宴，每桌在 25 块到 30 块之间，到了八十年代初，每桌宴席价也只有 50 块上下。还有更加便宜个，就是请大菜师傅上门“烧喜酒”。

“烧喜酒”是有一套程序个，家办婚宴规模大小，菜品质量高低，取决于伊拉个经济状况。首先要介绍跟“新信人”或“新娘子”

我按菜谱，拿原材料分档、刀工处理、细加工、上浆、挂糊、配制待用。迭能一折腾，整整一上半日就过去了。中饭后操刀配“什锦拼盆”或四双拼，结束就坐等夜道开宴烧热炒了。

记得当时家庭婚宴菜个格局通常是：一是冷菜是什锦大拼盆或四双拼，二是六热炒，三是四大菜，最后是两道点心搭水果。出菜程序是先炒热炒，完后上一道点心，再上大菜(整鸡、整鸭、猪蹄或走油扣肉、整鱼)，再上甜点，最后是水果。宴席烹制整个过程，大约花脱 3 个钟头。全部烧好以后，婚家会指派专人陪我，坐好预留个一桌开始大吃。主人往往以茅台、五粮液咭咭好酒来招待(赴宴个客人不一定吃得着)，而园有好酒个新郎新娘，大多是好酒产地个“插兄、插姐”。酒足菜饱，主人会以礼品、红包赠我，假客气一番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后，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，请大厨上门“烧喜酒”个勿多见了。随着住房条件个改善，垃拉屋里办小型生日宴、朋友聚会宴、乔迁新居宴、新娘子回娘家宴、中金榜报恩师喜酒，还是可以个。我勿但垃拉市区烧喜酒，还拿喜酒烧到南汇、川沙等地。像浦东南汇地区传统个婚宴菜，就有称之为“老八样”个：三黄鸡、走油肉、蹄膀、咸肉、蛋饺、红烧鸭、黑鱼、河虾。乡下烧菜，既没煤炭，更既没煤气，用个是“行灶”，烧个是柴爿、稻柴。婚席有常时要连吃几天。吃力，不过收入蛮多。

烧喜酒辰光还会得碰着交关有劲个事体，有一趟到西康路人家“烧喜酒”。新娘子屋里亲朋好友脩到齐了，新郎官带人来迎亲了，突然间，新娘子嚎陶大哭，死活勿肯上车，伊拉姆妈也跟辣哭起来，乃末气氛变脱戕，吃喜酒个宾客勿晓得发生啥事体，新郎官也邪气尴尬。后首来新娘子总算垃拉人家个劝说下，勉强上了婚车。结果有人讲：“既没事、既没事，这是新娘子原籍乡下个风俗，表示对娘家个依依不舍搭对爷娘养育之恩个一念勿忘！”

【第五十七期题目答案】

仁兄大人、野人头、现成洋房、白鸽笼、寻勿着、借干铺、照样、打样鬼、赵夹里、拨、卷铺盖、二夫妻游码头、勿动身朋友、说勿出话勿出、一份人家、全部铲光、险介乎、讨饭、刚刚别着盘川、等身之处、小客棧、孵、“抽斗”、看勿过、自来火街顶着、晒台、搭出来、一只阁楼、实头、自来火壳子、摆进、赵夹里、苦头吃得套裤深、迭能、安身、晒、望出去、满天星、赛过、每日汰浴、脚桶亦放勿落、打样师、横里、朝空中、接高、床底下、摆只大脚桶进去、家主婆汰起浴来、朝下、赛过

【第五十七期获奖名单】

来信：无锡市吴昆
运光路朱网娣
华灵路姚瑜琪
罗浮路杜光灿
海伦西路王渊民
中山西路赵志坚

E-mail: 张龙珍
刘国明
韩晓
于承泽

侬讲伊讲

文 / 朱贞森

最近网上和报纸等诸多媒体都在针对上海话的正字进行热烈的讨论，这是好事，说明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关心我们上海话的书面语的正确写法，因为随意乱写泛滥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大家的重视。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上海话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只是口语，没有书面语。上海话是汉语的一脉，它的文字也是与中华的汉字文化一脉相承的，有根有据的，不能随心所欲。在讨论中，有一个词争得很热烈，就是上海人经常说的【gha se whu】。有人说，第一个字写嘎【ga】，这是不对的。“嘎”字中古音是古黠切，是一个人声字，发音短促，与“古”的声母相同，是清辅音。“嘎”字的本义是鸟叫的象声词，怎么能用在这里表示人的聊天动作呢？北方方言用“嘎子”来写孩子，也是与声母清辅音对应的，他们没有古音中的浊辅音。另外，还有人写成了“筋”，也不对。“筋”字的读音在上海话中和“街”

也谈“茄山河”

字相同，也是一个清声母字，读【ga】。而浊音声母【gha】在上海话中不多，只有“茄、伽、价”等字。“伽”是在“伽玛射线”等外来词中翻译用，“价”表示骨头和骨头之间的关节，均不妥，所以只能用“茄”字。其次，“茄山河”是“海阔天空地闲聊”、“信口开河”、“口若悬河”的意思，上海话中还有一个词叫“谈山海经”，北方话中有“侃大山”，别的方言中的同义词也有“山河湖海”这样的字。至于“三胡”有些人认为是从乐器来，但没有这种乐器。有些人认为是来自于街头巷尾热议的三个人，清末大商胡雪岩、最出名的画家胡公寿、妓女胡宝玉，合称为三胡。事实清末最出名的画家是任伯年，胡公寿论不上名画家。这些在以前的书中查不到“出典”的，都是后人附会上去讲故事。试问，你可以证明，在这“三胡”出现在上海滩之前，就一定没有这个词语了吗？一个十分牵强的附会，是传

说，有点像编“白蛇传”故事那样，越传越像真的。但我们语言学是一门科学，文字要是实打实地从字音和字义上来考证的，不能靠道听途说。语言在稳定中不断变化，文字则要标准化。你要这样写，他要那样写，那么，在使用某个吴语词语的各地，就会有不同的写法，违背了书同文(一个词书写的汉字要一致)的原则，别的城市不会同意你的写法，大家一致会同意的，一定是古书上考实的写法取胜，因为中华文字的音义传统不能割断，否则写错字，不怕人家笑你，这地方文化素质太低了吗？还有人坚持说“河”和“湖”不同音，在 170 多年前外国传教士记录下来并出版的上海话字典中，这两个字就是同音。另外，上海市区话发源于松江府，松江话至今这两个字也是同音的。周立波先生在他的《诙词典》里写作“伽山湖”，与“茄山河”相接近：一，使用浊音，二，使用山河湖海这样的字。

大师名家

说方言 (二十)

“国语统一，在我国即使能够做到，也未必一定是好。国语文学之外，我看，将来还有两种方言文学，很值得而且一定要发展的。一，是吴语文学(包括苏州，无锡，常熟，常州一带)；现在所有的苏白苏文学作品，已有很好的了；将来发展起来，在我国文学上有贡献的，并且能代表这一部分民族的精神的。二，是粤语文学；几百年来，广东话的诗、曲、散文、戏剧等，有文学价值的也很多；能够去发展它，有可以表现西南一部分民族的精神出来的。苏州的广东的文学家，能够做他们苏广的优美的文学，偏是不做，使他们来强从划一的国语，岂不是损失了一部分文学的精神吗？岂不是淹没了一部分民族的精神吗？如果任他们自由发展，看似和国语有些妨碍，其实很有帮助和益处。”

——胡适：1921 年 11 月 30 日《国语运动与文学》